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顧學集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孔繼峯

欽定四庫全書

願學集卷二

明 鄒元標 撰

書上

上朱金翁

竊常論相天下者事業不在既拜之後而在未拜之先
何者其道貴先自重也自重而後人重之近時不無因
依於人而始進勢不無所因依則雖有炳煌之業其誰

與我吾師身雖未進而得自重之道今雖不相又何憾
焉且近時風俗愈下而議論橫滋太阿倒置而機漸內
移無論其尤者即一美事而甲可乙否以小人之心揣
君子之腹道旁之議何事無之即一端士而朝夷暮跖
以忌妒之心肆不根之謗萋菲之口何人無之此最今
所當寒心者人心至此極矣握世道者譬之撐巨筏洪
濤中亦戛戛乎難哉遲之風恬浪息利涉大川天其有
意我師乎惟自重以待不肖又聞士君子齊三才靈萬

物匪僅僅以爵位自表見也陳刺史胡敬齋彼一布衣也而千秋不磨師以正學示我弟子則師之所貽與弟子之所企期者又奚論相不相也友道相知不為貌言矧不肖於師何如惟師督誨之

謝蕭兌隅

大都不肖之學務在自信自得夫依人譚說非中藏之珍也隨人脚跟非堅貞之守也元標寧甘遜世不敢附會以自欺寧守固窮不敢波流以逐世此則不肖仕與

學者如此

啟鄧定宇

世網淪廢極矣匪有至人難語至學匪有至學亦難與
至道歸根以靜太史公養邃矣至道非公凝而誰

其二

白雲居士金帶懸腰我本無心富貴怎奈富貴催人莊
定山老翰家棲三十年赴部補官李西崖閣老曰定山
衙門出色人物當優之丘仲深曰我不知所謂定山也

仍補南郎中丘又曰引天下士叛君父者此人倪文毅
復計之先朝號稱隆盛時如此羅文恭晚年私與門人
曰官家以國師禮處我我當一出乃嚴分宜徒每得文
恭書把翰回環曰達夫達夫老夫不曾用得你己又曰
名高了嘉靖時如此章文懿數起不赴國師必赴文懿
官雖尊然平生國學稍有施為餘不過大官中夜思量
君父之義文懿必有怛然不自安者毛義亦是不聞道
的人細想他色喜真是不慮而知的真性不肖先年以

出處之義商之諸老及先生與念兄僉云當出弟亦以
老慈年高七十餘乘時得沾一命人子心稍慰遂無復
留滯即播弄不悔今亦甚喜白雲菽水眎昔戍時所得
良多太君年八十餘畫舫相將江魚竹笋進則振鐸歸
則戲綵何所不得惟先生圖之熟計之清靜之士特優
於躁進者若龍德正中大人則有間不加不損知性者
出處視之一也惟有以教我是祝

東友人

吾鄉學問極能纏縛英豪三尺豎兒口能談陽明問其所以為陽明白頭不知也言及此令人厭甚吾兄直當擺脫諸陳言舊見直求自得苟能自得芻蕘可采矧先正乎未能自得孔孟且不信矧陽明乎真正大英雄決不隨人口吻決不隨人脚跟至於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弟初年墮人術中不覺近始識破未得其學先得其術如入千層圈圈永無印首之期此古今學術所繇分也吾兄以弟言為然乎吾輩千

態萬狀有過失不妨使人看破惟是遮護不可有耳

復羊蒿原侍御

吾儕樹立乾坤全在此學學術既明如滄溟之無所不
容不然溝澮皆盈縱有微長亦如服烏頭毒終有時發
也丈在案牘中無非學術拋却尋春之說則似學有方
所矣烏臺之職在振風紀邇年政尚操切民其若焦存
寬大弘博之意是即所以振風紀也且丈丰稜整峻一
望已儼然可畏即恩如春育下吏罔不奉法矣

答方鳳軒民部

近世之士卑者亡足論即高明者亦有住著處何者未
聞道故也足下來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定口
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弟則以為只在一處作功
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個心心腸一淨肩頭自樹脚
跟自定言語自定孟軻氏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千派萬路應酌之所撼震亡
窮而功夫之所料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此集

義義襲之所由分惟足下教之弟入長安亦已三月在
稠人中不善作便佞趨承之狀衆皆木石視之又其下
仇讎視之矣弟恬不以為意時而用我必竭盡駑力以
答清朝時不用我芒屨蓑笠匡廬彭蠡何處不投足也
獨弟見今時士氣太卑無論大關係大節目閃爍萬狀
即纖若毛髮色動神疲國家氣運全係此輩今若此殊
可憫心

答穎泉翁

維持正學與充塞正氣原無分別夫學而無益於世則
玄虛之譚也氣而不本之學則血氣之剛也吾輩學無
可見見之於事事無可考反之於心世豈有扶正學者
而無正氣耶亦豈有正氣者而無正學耶太山巖巖歷
陳仁義所如不合浩然不屈孟氏之正氣孟氏之學也
一生歷朝不滿期年患難死生講而不輟晦翁之正氣
晦翁之學也使當時謂孟子朱子而不足以維持正學
則三尺童子所不信矣古人身任天下之重無一事可

少而今人視事有躲閃者必其學之未有至也翁以為何如

答羅近溪

不肖年來亦漸有路妄謂此學一得即得不得即終身不得夫所謂即得者非影響襲取先儒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之謂也吾學貫通直是與天地同流廓然無涯更復何物可以易此先生以為然否望裁教之

答李見羅

不肖自總角時誓此心無愧天日即觸染性回首提撕
即得本心自有志大人之學妄謂此心無愧即是當下
聖人此心牽絆縱譚王說伯如拖泥帶水永無仰首之
期故常於獨知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不謂翁一見而
洞燭不肖之肺肝也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所持以夾
持箴規恃有翁在不肖亦不敢不勉焉以無負此生以
無負台教耳

其二

邇來正人頗難用世然正人亦不必於盡用吾學苟明
吾心無愧即終身泉竇吾甘也所願先生以身任斯文
之重攻之者愈堅而執之者愈力繼往開來舍此更無
功課

其三

老先生眠食自愛皇仁如天必不使老勲臣抱向隅之
泣正法眼藏正當此時尋繹出而一為千古吐氣吾道

有遭乎萬里寄心

答文谷宗兄

弟竊觀士君子在仕途君子有君子病小人有小人病
小人病在卑污或乘機而射利或與時而競進此如面
上之癥有目者見之君子之病病在高明如澡躬自持
過於刻厲則污者忌中立不倚過於激昂則懦者慙且
人情之遲速異宜強之以不堪則過天理之隆殺異宜
責之以大難則甚此皆高明之士所自以為是者猶入

骨之瘡非有國手鮮克用膠丈得無類君子之病歟一
或類是今日正動心忍性之地哀多益寡之時未必非
丈之助而弟之所深慶也聖人於知及仁守猶曰動必
以禮則聖人經世之猷槩可識矣敢以是與丈共勗焉
弟性資愚魯自登仕籍蓋幾十年而貶而謫十居其九
竊嘗沈潛磨勘自知病根種種前之云云者正欲揭病
根祈丈之不病以藥我之病病也若謂屢經多難解安
心誠愧之矣

其二

門下抱玄黃之學具千古之眼往往以不可抑之氣為
世仄目林棲數年果浩然獨存耶亦返之恬淡寂寞之
鄉耶恬淡者道之都宅而三才之樞紐也元公提衡有
宋無欲二字即恬淡之義願與門下共鏡之不肖在家
別無伎倆惟從困衡中煞於此學稍有入處非復往者
襲別藏以為己珍誇都市以為家寶可進亦可退可抑
亦可伸而彼山鬼執伎倆以撓山僧者亦大駭矣苟此

志之無作誓將奉以終身

答尤鑑峯民部

兄前柬中意大都嫉世之虛談而害道者夫虛談者世間儘有總之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孔門一時仁賢彙集豈皆顏曾之徒惟在涵養而薰陶之故人才濟濟兄只當於自己身上整頓起來世之種種自欺者亦自有所觀感而興起也學問固以躬行為是然未可便以躬行是頭腦若以躬行為頭

腦不知所行者何事如行孝所以行孝者何物行忠所以行忠者何物今人激昂慷慨外沽忠直之名而中藏惡垢有許多在果可謂行忠耶即此一事餘可類推孟子曰行不著不著處便謂之不知道不然行足矣何以曰不著又何以曰不知道聖賢言亦不可不玩味之也兄云人之求為聖賢如人之求却病延年必質之盧扁考之素問等書然弟意竊謂病必有根善醫者必察其病之所自來若不惟其根之求而惟其標之治旋治旋

發扁鵲不為也世無良吏總之緣上無良觀察上無良觀察緣上無激勸人才之實兄來教真切大都風俗愈下滔滔江河挽之不止同志者亦畧救得一二分便是好手段吾兄志真才高不可不任其責也集事以才成事以志志立學則為真儒治則為良吏願與兄共勉之

東吳安節

弟在患難中於近世譚學脚跟不能無感總之發根未真徒逐人譚說故不得不因世變為盛衰視宋儒精神

萬分相遠願與兄發憤矢心寧為真小人無為偽道學
須從隱微處鞠審無令渣滓未盡不患不到光大地步
也

其二

弟年來知臺下功深志篤無從請教今天幸請正有日
待仙舟過文江時弟掃徑奉迓為萬古之盟荆川先生
二語正此老葛藤處山中念念不放過此從念盤桓者
居官事事不放過此從事料理者是則心事俱是非則

心事俱非此須覲面商量迺可耳

其三

舟中相對自與孟我疆鄧文潔相友後今日重見之海
內於此學心心念念須臾不舍如臺下者不多得薛文
清是樸實路頭從此學決不誤事久之灑然處則一而
已弟年來深山寡侶常認無分別處即學日以笑譚親
俗子為事非知此學路頭者決不開口然自省畢竟是
討便宜心腸自與臺下別後又自有入處乃知學問無

盡友真不可不會也山中去撫州數日敬持一書代候
臨書繆切

其四

書去數日即得手教謂神相感非耶臺下若果再照白
鷺青原弟當負弩前驅何止掃石蓮洞片石待耶寡欲
之說昔文潔數數勗弟至人之言不約而同佩服佩服
雖然此義甚細若以世間行言欲則又易見矣何如今
年新中諸君逢人感臺下德愛乃知善教得民心如是

附聞文潔集成乞多賜數冊諸同志索之者多也此老學問甚渾深即文亦高厚惟同志者知之耳

答呂新吾少司寇

老兄家食時弟胸中屈指海內同心至中州首必新吾先生恨無由一請正耳茲幸同舍覩老兄精神凝定氣象端嚴心服曰真有道君子也已在公會廳雖促膝片晌然老兄意旨總能窺其一二晚復承過我疊疊辯論弟言雖激自謂未嘗有過老兄安得有一過耶而自署

三過弟不敢以為然長空皎潔自生障礙耳老兄終日
省過弟竊謂吾儒之學有大頭腦頭腦既定譬之大將
威望有素小小奸宄亦自滅息若終日過上盤桓是破
屋止賊滅於東而生於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過
固過也省過者又誰也識此而道思過半矣老兄恐弟
高明之資易於豪雄超脫之識樂於徑頓意甚良厚未
復云明善先於誠身知止後於能得正協弟愚見夫曰
知止止者何物曰明善明者何事必未有從事枝葉終

日牽纏而曰知曰明也釋氏諸書弟亦未嘗泛觀然其語未易道陸子陽明白沙三先生弟方奉之為指南老兄欲弟束之高閣是欲弟適越而北轅也不敢聞命三先生書商量處頗有而欲棄之弟不得其故老兄夜云極喜明道周濂溪先生書弟竊謂三先生直接列聖之統而與周程比肩者也若於三先生未信必其於周程未深信耳老兄思之弟自幼時不知者目之為清狂之士既登第後人目之為氣節之士然弟蚤夜惶愧不敢

自以為是者誠有見於道無窮性無窮故耳往年終日
紀過終日書學正與省心紀相類也復有南臯日程敢
以呈覽弟雖愚鈍必不敢視此身為贅疣而慢不加檢
顧弟所檢者與時人不相似蓋不在粧點間著脚中間
省惕楮札難悉也我疆兄之學弟竊謂北方之學未能
或之先至南方之學亦莫有過之者老兄不妨細細切
磋他日知弟言不虛也吾儕路頭不妨不同惟此志亘
乎萬古則不容不同弟後生小子何見何聞辱老兄教

愛不得不披肝以聞諸圖冊謹領外具記一通說一通
請教并新刻三種全上望老兄終教之正來草歸得無
又謂弟紀過簿乎統希再示

其二

寄到呻吟語畧一冊如獲面承夫學無窮盡欲書之即
削南山之竹不足悉其蘊奧惟於無可著言處然有理
會始信六經皆我註脚真所謂塵編一字無也不知門
下能徹地信此一步否弟初擬春初乞歸不謂量移不

允跡涉怨望優游雲司收斂恬淡實見得無可怨尤者在非勉而能之也何時得同門下一共淬礪念之念之

其三

山西之書曾拜於家以南都人寄至遲亦無便使修謝未幾覩丈入為中執法矣弟深為社稷慶幸亡何覩郎報有彈射呻吟語畧弟不覺呀然大笑夫呂先生之所殫精繼往開來者在此而乃為廿年老友所借口昔宋氏諸老亦曾有此書不患不傳之古今矣既覩丈無一

字辯駁又服呂先生之定昔日當呻吟今日不當呻吟此俱有天則惜乎呂先生不明告此義於朝以開其竅也今世士習眩惑極矣昔為鑽穴則又跳而之乎此如鬼如蜮不可方物由當事者一樣葫蘆故士巧有所避後有所覲丈其知之乎人品真誠屈指可數丈須大開胸襟勿為世界所惑也至囑至囑

其四

違教日久讀丈疏可泣鬼神聞誣丈事令人膽寒窮奇

饕餮之徒不相容于朝則可迺欲駕人以家族之禍此等心術鬼神有知寧食其餘念之可為髮豎目裂吾輩所可自信者惟天理二字人力終不能勝天也丈幸自寬常思與丈相處丈若謂弟不善藏身以沈蓄厚德如丈今亦遭此此俱可付之一過矣孟叔龍往其餘稿幸一收拾之鄧定宇先生辭世天地閉賢人隱今不但隱矣念之可為世運扼腕想丈同此懷抱也昔士不得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何如境象惴惴然惟祖宗墳

宅是懼所至愁蹙即高臥得乎如弟連遭先母先妻之
變百苦酸心兩鬢已班以心知如丈不得一把臂開顏
每南望中州令人神往因夏邑敝同年曾兄便附布鄙
況書不盡苦情萬一也不盡

答趙心堂中丞

學之不明於世久矣卑者墮落聲色利達固無足瞬即
高者搏空捫嚮觸處成障如先生彼已無礙此非幾無
我之學者能之乎雖然其幾始於無欲無欲則明明則

公公則溥公溥視人猶己無復窒礙之患矣元標初擬先生學雖力踐然一意潛藏恐於斯世斯民痼癢不甚闕切今試之何如禹稷思天下饑溺猶己饑溺孔孟遑遑成己成物此真無礙之學不然恐流於世之所謂無礙者其於吾儒似稍間先生以為然否

東周山泉總漕

近時以情識為仁體豈但非仁體即亦非真情識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以丈夫作妾婦態可羞也願先生特

行一意無使隻眼者窺我德不孤必有鄰何必混混逐逐而後稱仁恕也不肖近在林臯磨勘先天一步之說無可言說有可言說者皆後天時事若涉教門即道路不同然不害其為一總在發根處要皜皜潔白若根緣不潔白到老迄無成功習氣疑根即聖賢不能無一真百真一不真百不真不可不辯

其二

少牢歸來麟岡生色默察此衷有加損否朝堂更鼎轉

眼滄桑人生飄萍孰為不變嗟乎孰染世味動附儒流
此今學者之大病也我輩安敢不勉不肖竊窺神明臨
爾真是可畏纖毫未淨無少隱匿道心濃魔軍長從古
然矣我輩可不嚴慎

答金存菴少司寇

蓋嘗慨道之明顯莫盛於今之世而學之不甚取信於
人亦莫盛於今之世下焉者固無足論而高明者憑其
意識揣摩敷演成章無復體認深力故其入人也不深

讀日錄種種心得井井有條昔人謂繭絲牛毛良工心
獨苦今於老先生見之矣欽服欽服不肖總角妄意先
哲銳意向往初入仕途年少氣盛自干用罔謫處荒塞
良心不死頗加磨勘孤陋無侶自謂有得及出而涉世
故吾猶在根淺易搖頃復歸家幸初志不墜覺此學真
如菽粟布帛甚於水火恨未能坐春風聽法誨耳

答周友山司農

宇宙雖廣同心之士寥寥無幾奚以面不面為親疎焉

間亦有號為同心者然發根隱微渣滓未盡千古之下
猶可窺覲矧生同時乎若先生則固挺然南服者也長
安傾對半朝別來不勝企想先生之學豈非所謂千萬
人吾往者歟夫學貴直入直入千谿萬途總屬囊括而
實無纖毫之不盡也雖然能信實難來教習氣疑根時
相擾病良是良是先正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不
但信為功德毋疑亦指迷之津疑亦未可少者惟是性
氣從有生來消磨不盡孟氏之巖巖程伊川之稜角朱

晦翁之屢為人攻總之習氣未了矧吾輩乎惟是不肖
覺吾輩學不長進只緣精神有滲漏處非下全力終難
廓徹不肖近一切抹煞願終身請事惟先生迪我於成
過必告善必聞是千萬古知己不肖敢不奉以為指南
望之望之

答陳心谷中丞

先年曾貢莛語請質退而自愧狂誕已而思臺下端人
也休休者也容人盡言者也必不以我為迂為誕茲奉

鼎翰洋洋若將誘不肖盡言而惟恐其言之不盡令人
頌服奚勝紉繹玄旨臺下已闕聖學之突而卓然先立
其大前所贅陳者是何異捧土而塞河也雖然臺下示
我以聖學之鵠不肖有俗學請質諸前臺下云其功在
勿忘勿助而喫緊在慎獨元標嘗用勿忘勿助之功矣
勿忘勿助在持志而養氣一日忽悟曰暴氣固不是而
持志亦未為全是夫志即心之神也神無方而易無體
非如一物拘拘然執之為己有也故惟恐其忘者非真

忘也若真忘則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忘雖忘而未嘗忘也元標亦嘗用慎獨之功矣以獨為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數年猶自恣憊邇年來始知獨非內也心意知慮固獨也而鳶飛魚躍亦獨也戒慎恐懼慎也而優游涵泳亦慎也兀坐一室之內慎獨也即兵戈搶攘千萬人吾往亦此慎獨也而庶幾孔門慎獨之旨雖然元標咸其頰舌孰若臺下恂恂躬行之為愈乎然元標亦不敢不勉矣臺下徵色發聲察言觀色之語此自聖門

視履考祥家法前不肖所陳者蓋見今世風會日流忌
嫉成風鄉評不足據而官聲不足以徵故常謂士君子
真有掀揭宇宙之思自信自考雖一國非之不顧也天
下非之不顧也蓋若有懲於今之時而不覺其言之過
激耳望臺下終裁之

其二

不肖常云吾儕心腸直要建諸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
百世若必以當時口吻驗自己得失恐諧俗者多調停

而凌特者多拂逆亦將以是為準乎望老公祖自信老
公祖身係一方重鎮其不能無冗無溷無害者其跡也
而實無冗無溷無害者其體也本體自如不動不搖未
可便謂之達心若必以是為達心則孔孟之汲汲皇皇
周公三吐哺三握髮其冗且溷如此可謂之達心乎惟
是邇來虛文勝而實意衰議論繁而成功尠此在老公
祖所深痛也當此頽靡之日靜以制動簡以御煩和而
勿倡亦足以少濟望老公祖教之

上朱鑑翁師

門生回思年華忽明年四十矣往樞趨函丈時英氣勃
勃今伎倆已盡木落天空無能光衍師訓中夜慚惶惟
是不染不取克遵矩矱此生誓不敢負我師也夫學道
發志易耐久難苟能耐久精神與聖賢相為揖讓語云
不變塞焉強哉矯有味哉言之也學誠有得用世而非
強世愛物而無尤物古聖賢無不可處之人無不可仕
之國有一毫憤世意在與道較遠師其以為然否

其二

不肖竊惟人在世法門料理功夫有疎有密惟從了心處印證無有歇空時南中舊遊多為大貴人惟王洪陽道氣相為煦沫奈此君去為醉翁主人今亦甚寥莫有道心者有道態有世心者有俗態此不足異也承師問及敢以此復若不肖半生經歷功業頗有萬却陳於前聽之而已師與馮老先生昕夕聚首亦一時間氣願師徹明心體無泥經書無參意見此處得有轉身地便是

了心時願師無二心可也

其三

自師入都曾兩奉書一自鄧定老一自敝邑劉上舍不知何時先後入覽獻歲元旦祝師萬福今年師奏最計在四月間良足欣悅願師收心內觀得再生世兄一二入此門生祝師者如此學不可執見夫子焉不學一執見所入便有限性海無窮經劫難明於離意識思想處密密參印殊覺見之不可執也焦從吾周友山楊復所

劉明自師與之朝夕必有心得望以教門生門生年華
老大師恩未報惟徹明心地一事止報師門萬一不敢
退惰師時加鞭勉茫茫宇宙真志真行至虛至謙願矢
此答師終身世間行未足瀆師聽也

答顏冲宇侍御

不肖於此學然有入處不作疑不起障此不肖實得力
處安得就正我翁世道茫茫同心者寡高官者自眎至
尊無對卑小者以富貴利達為事不肖誓奉此志終身

無改有便幸督我於成先覺之責斷不容諉不肖能受
大爐錘也

東徐魯源太常

學之不明久矣言孔者率本於二氏元標自綰髮來聞
江門餘姚之旨尊如著蔡近頗不能無疑焉餘姚直指
良知其說畫一而江門之說則襍矣語錄中禪伯偈語
時時備陳此蓋由方外而超然自得者就其中以無念
為宗與聖人老安少懷之旨亦自懸隔何者彼所謂宗

者猶未免有意之也聖人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曷知有宗而未嘗不宗也由之忘物回之忘善其所謂忘與今人之規規焉以聲色名勢為物以好為人師為己則又遠矣先生既已窺無念之路愚意曷不以孔氏之仁為宗斯真正孔氏家法何如雖然江門精神如僊鶴搏空飄飄然不可得而羈圉仰而思之吾師也焉敢緩頰元標學未成章而隨人口吻則吾豈敢

其二

來教云久乏良友則意孤不假提醒則緣竟逢大勢利
則好適習有重墜則難反其意與文成同一懇惻敢不
欽服雖然先生云覺惟此性無窮無染無累無伐夫覺
矣則居斗室而不為寂應百折而不屢遷處匹夫匹婦
而不為少處王公大人而不為貴凋三光齊萬有皆是
物也

答宋都憲桐岡

夫學之為世諱久矣自非獨往之士誰肯以身任之又

誰肯以身發揮之讀佳製良工苦心真為獨得學在得
悟得悟則忠恕即一貫也明德明此親民親此更無他
岐不肖居鄉惟此一味功課

答鍾文陸侍御

夫學非可以意氣承當非可以知識揣摩日推月捱自
有光融要難以言傳也

答楊貫齋方伯

夫學貴有要得要則一齊俱了如明道定性識仁二書

千古樣子示學者作聖階梯二程諸書似太少愚意當於二程語錄內增入不知高見以為然否弟數年棲身閒地於此學頗有入處學須從自己磨練默識出來乃為自得乃為深造一切從聞見從意想得者終是勦說

答丁勺原參知

學在得悟終日講說還是畫餅終日躬行還是添足然欲入悟須從收斂退藏入語云收斂退藏乃見性情之實收斂退藏不是將形跡做假模樣夜半而起見得此

身種種濃醞計較滿身過惡方才有虛受境象出來此
收斂退藏入路也人年四十譬牽屠羊者愈入愈近思
及此少年盛氣伎倆一切批撥

答史忠嶼比部

學問與政事原無兩事以為有兩事者自生障礙如文
移迎送皆是實學隨事於人有濟隨各官於彼有省發
此是真學若舍却諸事別去尋道理孔孟復生亦無能
為丈試察之弟近在寒寂中看民生不遂只是吏治不

精吏治不精上課吏治或以交情或以鄉曲或喜其逢迎一點虛靈遂為其所蔽而不覺故貽害於人長且遠丈於此等處切勿放過考人所以自考也

答李心湖儀部

夫道無鉅細學無精麤真修真學慥慥皜皜此是終身依據

東馮文所督學

來教云任事有休任仁無休之語具審近來體認實功

但不知意分事與仁為二者世儒之見也夫事即仁也
仁外無事事外無仁任事者無休任仁者則有休不休
不足以為仁易曰休復吉此不知年來麤入處幸出與
東溟丈正之

答蕭漢潁太守

翰教云非我者不難于破而難於絕在我者不難於覺
而難於完非實研究這裏何能為此語不肖久從先輩
浪習無所得年來從百死一生中探究實有見於萬物

皆我之旨夫有見於萬物皆我本無可破可絕亦無可完可嫌可取願老丈細究深信無落二見幸甚移風易俗儒者常譚然我惟因之則可順之亦可無故取斯人而日忿戾之整齊之是馭馬而燒之刻之也

答王豐興方伯

教云須當下受用打成一片方為實證實悟夫所謂打成一片者非強而合之以已合彼之謂孟氏曰仁也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識得仁即是人人即為仁自本

自根無思無為更有何事雖然理有頓悟事以漸修古
先聖兢兢業業至遠不休者何哉除却此段未免以
欲為理認賊為子奔潰衝決莫知底止弟與兄丈咸有
世道之責可不慎與

柬李元冲司馬

兄志甚確人甚真願力持之不變塞塞者不通之義此
所以為強世間多少同志到仕途上以周密為功課以
情欲為仁體一片滾滾到老何曾有成立兄勉之弟不

樂祝也

其二

年來講學先生在仕途人皆不信其不信之由亦當自反總在塵途上躁進周世狎俗夫既已冒講學之名而又官必美俗必諧非不佞所敢知也

東徐匡岳督學

世之任道者須先開眼若眼未開所任者意興氣魄久則弛兄以為然否近來同志入仕途八字定脚者甚少

故於吾兄不能不懷思

其二

得來益稿讀之服丈信道之篤任道之勇尊師之誠吾
榜中得丈真增光九鼎吾道中得丈真豎立萬仞但覺
丈譚道如貧子暴富成一家當丈若將辛苦所起家當
一手打破手裏起得手裏散得作一窮漢便成真匡岳
不知丈以弟為戲言乎亦以芻蕘為可采乎學問只到
止則修在其中若更提修是二之止不容易匪修何能

得止丈若真知止則仕與學無兩事出與處無兩心何必以潔身為高從官為污哉宜乘精力健朗報答明世為祝

東呂叔簡中丞

顧弟與兄所蒿目千古者不以一時升沈榮辱之跡而在萬世學術之的兄苦心拮据亦既有年今澄然無事乎日休乎未能日休譬之負土填海力盡而斃先正云千休千處得孟氏云行所無事明道云內外兩忘此正

學眼藏一差毫釐迷繆千里弟自去年後豁然一醒非復向時吳下阿蒙敬食芹而美遠以薦兄勿入口而辣也何當執手相眎一笑

東馮望山孝廉

夫子論仁守矣必先曰知及之蓋知及則所守者不錯孟氏論始條理為知之事蓋知則入聖有基孔孟之所謂知即所謂悟也道丈悟耶未悟耶日捱月磨水盡山窮始知仁知合一之旨良非欺我形色即天性無氣質

之可祛萬物皆備我無物累之可融天自運川自流本
無蔽錮亦難粉飾信此而後為達天德若徒規規較量
名色器數先賢語言淺深正所謂貧子譚金與沈溺欲
界者清濁何後先焉不肖年來頗有契於此一語如虛
甘伏妄言之愆神明其鑒我心不二矣

其二

大學一書全在知止知止則修齊治平物格誠正一以
貫之心齋先生云斯止無止斯所無所若以為有所者

子莫執中也木落藤枯水盡山窮門下必恍然無疑於此不肖受家師提直之恩生平心口不敢自負近歸來閉關自省足不敢履振闌近刻二冊并祠記一通請教門下索我於語畧中亦見一斑矣

答祝無功明府

夫子患無真志真學耳真志真學愈練愈光世間行豈望靈襟哉兄丈晚登一第苦心為令而上人不盡知其為儒下人不盡信其為難遇此足以見兄丈之真能從

此勘得明晰屹然不變亦可少歇脚矣若彼攻作用以
耐世者偽儒也不願同志有此

答周中岳進士

吾輩有挺然不拔之志要有汪汪千頃之量故曰士不
可不弘毅近士喜譚奇氣勁節皆是氣習之病究竟與
委靡功名者一耳一心近裏便自平常安穩

答傅楚築方伯

臺下今當雄藩孜孜知人安民是真悟也舍此而索之

窈冥昏默是脉悟為空心與事為二矣昔象山點慈湖於訟扇時而趙清獻則於坐堂上有省此從事磨練而入不以思索為悟境明矣

答錢繼忠

夫君子不必之人而所必者此心吾心真誠則凡毀譽計較之私方眎之為蟻鬪為蜂戲而真定自若老丈其確信無惑瞿塘灩澦維楫既固所向無復迷津矣

東陸五臺

吾輩立朝庸人有庸人病好人有好人病庸人病在好
利好名好人病在情識夫情識不去則雖朗如秋鑑終
是渣滓夫渣滓不能為太虛之障亦能為太虛之累常
愛先輩因女壻求官推桌碎食器於地一事思之冷面
寒鐵令人髮豎

東汪登原督學

先輩謂此官須渾身是天理孟軻氏曰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身而曲儒則認一身為身

認檢制防閑為反身無惑乎其未能樂

東孟雲浦文選

人真人也官假官也吏曹假之所從出乎假者居其地
密情緝儀送往迎來厚同鄉同年舊僚舊交預報陞除
曲為應援此感其小惠彼稱其厚德是人亦得微名仕
途仕途亦誤採而用之弟嘗竊觀之譬之藤蘿左纏右
絆非大斧利刃不能割斷大丈夫寧為轅駒無為社鼠
寧為蒼松無為藤蘿多少英雄誤入此坑塹矣若吾兄

昂首何似易曰過涉滅頂願三復其言弟願兄無迷本
真若曰本無真假無作真假觀則弟當三緘矣

答田竹山太守

赤子之心無中外無遐邇盡同此心若謂大人者為赤
子時其心獨異則亦非天命之性矣大人為赤子時此
啼哭此乳抱凡民惡人為赤子時亦此啼哭此乳抱不
增不減無凡無聖大人者特順此心凡人迷此心惡人
逆此心凡人不迷而悟則大人矣惡人不逆而順亦大

人矣人於此處看得親切真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直是
超凡入聖顧門下徹地信此若謂又須格物格物格其
迷而逆者非多其聞識之謂若多其聞識適足為此心
之障耳陽明之良知乃乾以易知之知非有對待之知
也既曰無對即中心即性即中即道即行即天理實無
有二義後儒之所謂良知去陽明又遠乃知識之知夫
識非不可謂自知來而實不可認賊為子雖然陽明語
有為上達語者亦有為下學入門語者曰其言語正當

快意時便翕然收斂得下又曰如猫捕鼠如雞伏卵那
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此等語亦自警策舍其心性諸
語而取其警策者亦自有受用處似不必有異同也予
獨怪今之譚良知者以識為知不知尚有無知之知夫
無知之知不落擬議不落情識此不肖有志未之能也
願與門下共竟之

答江纘石中丞

世肩天下之重任者須是明天下之學夫學非一人之

學天下之公學也此心生生之機流盡宇宙不作見解
不起測度便是義皇氣象人皆可為堯舜者以此弟癡
儒一心以報國為事為世齟齬此自有任其責者於已
何傷移官南來良朋亦不少蕭寺名園趺坐譚心與門
下建牙聽政其心一也感念同心之雅輒布愚悃不盡

答沈鏡宇少司空

夫上之朝講及東宮事此雖第一義然難以口爭調和
而默護之可矣後進出位言者雖有亦不可病之篤恭

不顯萬古消沈向此中惟翁與諸君子留意不肖來南
實覺無可增減者憶昔年自貴竹茹艱履辛百死一生
自謂於學有進既涉官省垣私覺未也幸謫南刑幕一
年餘不肖不敢退墮一日年餘轉銓曹自謂再謫之力
居多已自銓曹歸家五年一朝稍有所入自謂庶幾矣
已之都下又覺未也蓋以血氣為德性以知識為性體
以鹵莽為直捷愆尤種種認賊為子幸復來南動而知
悔始知道無窮盡功無間斷從性氣發揚日放日怠從

性氣練磨無時無功則天所以成不肖者意良深厚不肖並不敢以名位為軒輊也翁再勿為念不肖不敢請告者見左遷者便悻悻不安其位不肖不敢躁急以逆君又方奉母南來遽奉之歸亦非子道不肖不敢薄親兩推不允遽欲辭官是遺佚而怨阨窮而閔聖賢決不如此不肖不敢拂造化惟聽大計後瓜期且近或可儻一命報親從容而去於臣子之義不悖如是而已

答馮慕岡僉憲

近時學術龐襍入門宜慎夫學未有不從磨練經歷而能有得者足下久當知之不敢多贅也

其二

頃承寄念知道念精進憂世心切但未見示近日用何功得以知密修密證處方有商量倘未有實落親證雖日近名友相處成話柄耳世之淪廢固可憂然未有學不親切而能以意見用世者此不孝孤折肱而來非虛語也不孝孤頃覩廷推命竊為世道加額乃復不果何

說要自有數存靜以俟之

其三

足下入楚鄙意疑其與時不相合今果如此足下安之
世間言語不復為足下道惟是從萬死一生中勘校多
凶多懼千苦萬楚中間吾性安在明得性體方不負此
番受用若要熟須從這裏過不然縱說向道未免從世
間語言粧點意氣撐持語言粧點終露色莊意氣撐持
終有消歇足下勉之上聰明同堯舜好生同天地心知

足下為國為民一點真心但恐吾輩負君負國不愁君
與國負吾輩臣子勉之勉之處困而亨亨字了心之謂
能了心始是亨通吾豈望足下以一世人哉臨書不盡
肝腸語仰乞台照自愛自寬

答劉澹峯給諫

不佞再入金陵無可為梓里道惟是不怨不尤近裏著
已不敢不勉蓋嘗論今之學者動喜稱奇氣勁節其流
弊與沈溺欲海者則一夫士固自有真願與門下交鏡

之

答馮謙川太僕

夫道原自平坦中流出自可大可大一切少年英華剛
銳之氣宜剝蝕消鑠

答吳念虛太守

吾道於忙處辱處難處能鎮靜寬裕此即入道之門

答劉淳寰廉訪

承諭衙齋坐對烟雲魚鳥不減林臯知丈趣自別但學

如有見簿書紛拏亦烟雲魚鳥也不然恐成玩弄隆萬
間同志濟濟求如近溪先生能作個了事漢煞難其人
丈取識仁篇從後閱起一次至十次他日見教吾輩生
既知嚮學再無得作不生不死人無得作半間半界人
無得將聰明來倩無得將意見抵無得將平生行誼算
數將身是個一無知無能愚人得轉身路方謂首出庶
物

答宋正吾吏部

標伏在林臯於同心之友未嘗不睠然有懷忽承台翰
胸中添我宋先生也何時得一奉色笑以完心願此道
如水至淡無味輕重隨人自取足下在濃豔中獨索之
淡然之味又加意於寬閒病夫此其趨操元標謹拜而
藏之中心并承尊指發揮一篇付盛從以行盛從至止
小菴三日筆澁詞不足道心中萬一養之不到故言之不
茂負足下來意矣鄧定老有太夫人之喪恐未能執筆
馮丈古心古行幸勗之以闡然自飭愛身所以報國也

答周海門吏部

得扇中語知兄於斯道攬身研窮但中云欲中亦有禮
不行中亦有非禮二句似有未瑩欲即理也不行再無
有不行時性猶水也水豈有不流時節原憲是未識性
將來把捉故夫子但許其難不許其仁再具答別幅請
教

答陸時乘孝廉

足下偉姿時入夢思大鵬宜翔寥廓猶滯丘樊此何以

故得讀佳作多聾牙詰曲豈襲鉤棘之體忘雅馴之度乎夫祖莊列瞿曇氏口沫以文聖賢之精神此近世之陋習非大英豪不能回首足下宜無所事此夫理無得於心而妄為穿鑿者舛也學無徹於見而妄為附會者謬也不佞常謂今秀才家譚天說地試問渠自家性命何似則茫然置對何者學未有見也足下欲有見乎試掀番窠臼自闢一乾坤一生受用不盡豈獨一生即夙世良因皆於今生植之足下勉之不佞二毛參差無補

盛朝徒負浮名為造物忌歸來懸一榻白雲之隈時有
知己或以為師或以為友或在師友之間亦時有嚮往
處不敢負光陰耳草草布謝書不寫心

答劉直州吏部

門下歸未得走一介請益頃有僧傳門下逍遙匡阜間
恨不得侍杖屨來往白雲窩即證千古然心嚮往矣以
門下之才之志何堅不穿何微不入滿載由已解纜亦
由已更不從他家托鉢惟是吾輩終身結果係於最初

一念最初一念即是配天地並日月質鬼神稍有渣滓
終身必現古人形著動變之語豈欺我哉門下三樂俱
全天縱頗篤更無一毫足以芥沖抱者易之潛文實惟
其時如不肖多難灰心年幾老大精神非復故吾惟有
休心以堅末路無足仰裨高明門下不以腐物見棄竊
願虛心有聞焉佳詩沖然大雅捧咏如披清風時值水
寢舉足泥塗未能酬和空有愧赧惟高明照亮不盡引
企

答劉開卿吉卿茂才

吾儕有志於道宜出身擔當大開田地更不沿門持鉢
一心開荒牛具種子齊來得見大意即當發誓度人更
不向竹籬茅舍藏身足下勉之

其二

昨冒病走雪中百餘里上文昌書院梁歸從輿中思及
賢昆仲蓋謂吾邑如巨室必須有人撐持其所撐持必
須有人承當此學此學豈易承當乎未開眼千古雖屬

大儒亦名影響可不懼乎來教云僻性難除客氣易動
近於難除時十分磨刮於易動時十分把捉愚竊謂僻
性客氣未足為學累惟十分磨刮十分把捉則其為病
不小賢昆仲欲寒徹骨乎每相見時能向我終日開口
使賢昆仲開不得一口是其徹骨時矣今尚早在他日
必知之

答朱汝虞大理

久不得吾兄教殊仰殊仰得來教云道理無涯究竟匪

易誠然誠然吾輩發根處真工夫日子深春杵竟成鍼
未知學人却要發憤既知學人非全放下終難輟泊起
爐作竈把捉意念自以為實得力不知去道愈遠何啻
霄壤吾兄以為何如

答李養愚中丞

黃友來具審道候萬福貴邑兩名儒挺出非丈一表章
其間先正流風幾於剝落乃知地方不可無端人也感
應之理今古不爽他日必有傳丈之學者丈真修密詣

弟何敢贊一辭但招引初學欲其脚根穩固不東走西馳必以實踐為言若真正工力完密之人直當以徹性命為了手來教云心無停機學無止法夫無停機者造化生生之妙也吾輩又欲施人力其間似乎與造物爭衡故曰率性之謂道世儒以意念纏綿妄謂實功終無得力之日不知丈以為然否弟亦實無所得徒一時臆見然亦自師友困苦磨練出來故不覺縷縷且與丈廿載生死之交敢有隱情伏乞斥正

其二

曩承重委不肖細批善山公卷覺此老儘入細微故謾
揭其入處揚之簡譬之井蛙窺天天雖小不可謂非天
也得來教洋洋滿紙具仞丈苦心實功孔曰習遠而在
慎習孟曰惻隱而在擴充丈身任繼述之責握孔孟之
印即此二語足以質往聖開來學何必一一談良知而
後為學乎敝郡人談二字者甚多居官褫身有能如丈
之不愧孔孟否雖然弟有請焉曰習遠不知所遠者亦

算得性否若謂不由於性則所習者誰為習之曰四端在擴充不知擴充還假人力否既曰真心亦不俟擴充而自彌滿六合也風便幸批教來教云今主教當用一轉語夫道一而已矣精神不真轉語成虛吾輩惟當息心置辯務底自得道在天地原無病也何君歸愧無以發之實而來虛而歸空有赧顏

答蔡鳳池明府

遠承台諭知門下勃然有志於道至末云修道以仁仁

者人也道即為身身即為道門下闢斯道之奧矣雖然
此非可以億度言非實透徹則身是身道是道邈然其
不相涉昔楊慈湖問如何是本心象山指點斷扇訟是
本心慈湖遂廓然大悟門下今猶聽訟際試一印正果
與慈湖當下無間否若疑猜未斷身與道猶二之也不
肖生平實從憂戚患難屈辱寂寞磨練而來不敢誑語
門下宜辦堅定必往之志無以二三之見褻之斯道幸
甚敬謝遠存不盡仰止

啟盛平寰主政

不肖裁尺一謝夙愛而老丈不鄙夷我累累數百言皆
近世末學之膏肓老丈似亦有鑒於中誠哉其言也夫
既稱為學道人矣而復落聲色貨利進取坑臼彼雖得
一世浮名利一世進取然君子視之如見肺肝其與不
學者卒同歸於湮滅腐朽而已此不足憂也惟是第觀
世之憤人之假者多棄己之真夫彼之假可嫉也我之
真可尋也我精神若逼真直貫日月通四海流萬古矧

今世之人不可以感動乎弟願丈且愛己之真實從子
臣弟友忘情聲色名利豎起脊梁務達天德不負此生
斯弟所効忠者如此貴鄉先哲如尤西川先生近世醇
儒丈取其書而究之必有以復我臨書不任依切伏惟
炳鑒外小刻二冊為受教地幸正之

答楊惟舉謝汝敬孝廉

未知足下歸息時時有懷忽捧翰教次於面炙貴邑崛
起二公人人拭目以觀豎立夫豎立科第者一時之計

豎立道德者百千年之計足下雅志素辦願更努力蓋
人生世上如石火電光直當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不在
嘵嘵爭同異惟在獨知處密證自修衆人所欲者我能
不欲衆人所為者我能不為久之人亦自化於善矣今
之人不為不欲良心豈不昭揭只為欲根一萌天地為
昏轉眼滄桑并所欲者無纖毫受用祇見不學者之愚
也足下登高招臂其見必遠竊聽佳譽以慰同心敬謝
遠存諸不悉

啟曾植齋宗伯

先年以鄙見請正辱長篇娓娓惟懼弟之落坑塹而欲拯之非丈衡道之篤何能有此弟心服心感予輩學最怕執見以為家舍弟若執止無所止以為是則亦有所止也丈若不執有所止以為是則亦無所止也弟所奉告者兩人以此密證而丈所告者則謂啟迪後學不可以此立教誠然然弟猶有請質焉弟讀大學常謂啟後儒紛紛異同之辯實此一書蓋以其多落階級若中庸只

一性字便自包括身心意知物包括國家天下陽明先生只提一知字以包之誠善讀大學者也我輩認得性字透即大學且為註脚彼儒者若何為異若何為同可一笑而置矣文王之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豈如今人一一而求之蓋文王之德之純純者純是德性也為君自仁為臣自敬為父自慈為子自孝與國人自信故誦文王曰於乎不顯若一一以求所謂孝敬仁慈信而止之則亦顯矣且弟所謂知止者即易所謂休復學問

不得受用只為不得休無論陷溺利欲為不得休即終日兢兢天理亦為未休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必如此謂之窮神謂之盡性至命舍此而學不過以意見纏縛道理而已非自得也弟愚見如此老兄弟不妨時相商推宇宙內同心能幾人也謹此請正伏惟批教

答許敬菴中丞

先生起家時滯跡周南方欲修訊而榮戟遙指八閩矣

一中丞不足為先生喜惟是紫陽後遺風凋落山川寂寞得潛修實儒提衡其上此足為世道喜也竊謂民生不遂由官紀不清小臣不廉由大臣不法此其機若轉圜匪言語能喻先生勉之世號為儒者口譚性命身墮欲界一入仕轍乘機伺便輒攘臂爭先吾輩今日惟願以身發揮之悟貴透徹修在慥慥諸聖復生無以易此門下其謂何不肖束髮嗜學苦困有年庚寅值四十初度日日思年華老大寂無所聞幸天靈偶有所入翻然

出山思欲乘壯時為國家効一割而忌者黠者相鬪捷
其中至今今上有三黜之疑實非上意先年請告未允
今已發乞休疏葢進退禮義用行舍藏裊身要領不敢
壞先賢軌度即以此得重譴所不辭謹因注存申謝并
布近况如此臨楮瞻邇不任

答劉奎陽

讀足下來教知用功良深但云覺此中時有空明境界
此段境界儒者執之為人間洞天知學者目之為陰山

鬼窟若不從此鬼窟度日始知真學足下欲功夫無間
斷所以間斷欲主宰歸一所以不歸一請道不欲無間
斷不欲無歸一作何調停此處即子不能得之親也弟
昨日自文昌上梁冒雪而歸正思邑中無有擔當此學
者得來教慰我心期望文教之學志不可不成此當事
者之責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惟丈倡之

答余鏡原中丞

吾輩既知此學此皇極之福學無用以事為用道無體

以事為體日間於事事物物無放過處即此便是實學
更不必羨入山也惟是不孝覺生平麤志於此浮氣為
祟未能入裏處事自家庭以及眾務皆從刻薄一邊此
最害道不淺傷造化之元氣昔人稱孔子曰太和元氣
流行近而悔之無及門下既志此道願以不孝為戒寧
心跡不見亮于人而吾身之元氣決不可傷不孝孤折
肱於此故首以是言即此是深造即此是自得即此是
心傳門下以為何如劉淳叢丈真修真品服官不孝孤

亦欲進此語世間好人蹈此二字以為家當者不少以是知吾輩宜學也

答沈銘縝太史

荒牘冒干典記迺辱門下推老先生愛俯蒙優答兼辱賜奠高誼泠泠寸心難泯不孝於門下未面然門下心事卓犖才猷宏鉅則時於老先生所悉之今有斯世斯道之寄者患無才將之有才者患無誠門下才誠養之有素將來何鉅不肩不獨通家之私願也竊嘗窺孟子

登東山而小魯是教人開見地一著登高一步則見大
一步故先儒曰內重見外之輕今之重外輕內者彼無
所見之也孟子惟開千古之見故屣萬鍾藐王侯世儒
漫讀過只云所見既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者果何物
耶若只在名相義理上恐便不能輕小外物門下以為
何如望進而教之不孝襄先慈大事外即結茅深山之
濱與樵夫木石為侶懷我先覺此心悠悠如之何久欲
申謝津梁阻絕敬因入賀楊使君布所請正如此臨風

仰止

謝袁玉蟠太史

不孝過不自揣冒干名賢乃辱不鄙夷賜之教言洞肝
決腸兼賜莫言更辱雄文跪而告之先靈九原有耀元
標益信此心無內外無人我無遠近無古今纖毫不隔
也年來海內於此學有窺者不孝方期之為仕路津梁
乃皆垂翅而歸世遂以為詬病豈天忌其開眼而堅其
成乎亦保任之功尚疎耶夫學猶不離保任此不得已

為癡人面前解嘲若真正開眼保任更何復言門下亦
以不保任為保任耶亦未離保任耶亦保任猶不害為
不保任耶昔吾邑先正末年單提收攝保聚四字不孝
竊疑其神識用事今拘儒猶以此為救命靈符門下將
孰之從

東劉雲嶠太史

小力歸備述丈雅誼此自丈錫類之仁念不孝孤千辛
萬苦無能報亡人萬一故必欲底于成第何修而得此

於大賢惟有感篆而已先慈復荷丈雄文厚奠九原生
色感極欲涕久欲申謝緣隻身躬襄事之後積憂積苦
積勞積病且家無可遣之童遂成稽遲丈必不謂不孝
弟為不知德人矣茲敬專人布下忱丈歸而養高此自
千古定著即欲負天下之重未有不自艱難靜觀出來
無論諸賢而嚴分宜先生黔山之養十年詩云元無蔡
澤輕肥志不向唐生更問年此何等志氣世皆以大任
器丈不孝弟則云大任今古無限惟真心為大人則不

以彼易此定宇先生往矣此老我輩矜式矣以名位論
軒輊哉西江譚學令人掩耳直證聖修不孝不能不望
丈為前驅幸有以振之不孝孤褻事畢已結茅山中楹
帖云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其二
野興還來羣鹿豕庸才端合老山林其三新闢山門徑
躬耕隴上田丈肯駕雪夜之舟不孝弟當開蔣詡之徑
無言掃周益公雪矣臨書引睇

六科公書

不孝腐儒也握髮從諸先達游今二毛種種矣竊窺吾
儒之學別無奇特惟親其親及人之親子其子及人之
子如是而已故孟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夫天下平至難事而不外親親長長非孟氏眼高千古
安能道此不孝自先母先室之變茹痛忍死以考滿事
辱我門下哀逝閔生翼我於成俾不孝得跪告先亡者
則誰之賜哉所謂親其親及人之親子其子及人之子
於門下見之即此便是善與人同門下更無他讓不孝

更不以世語謝矣

東余少原

自門下別丈江後頃過禾川令人覩遺祠而興思耳聖
旨未下在門下必不為苦有志作人有心世道者正是
磨礪處受苦一翻則進益一翻心細一翻始知世間不
得意人亦有不自由處方能以已及人方能恕以待物
方能忍人所不能忍學非從困衡中縱聰明伶俐極終
成話柄歷觀古名賢不孝不能無疑心耳以其未困也

門下勉之世間可語者甚少有志者甚少易之睽曰君子以同而異日間與人同者跡也默默進脩體認則同而異也不孝移家深山中萬不得已蓋苦難言處亦自知得近日體貼靜後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乃知宋儒亦深入此正著實用功處門下試之必不誣各項參來學方不錯始有歸一處日間與友朋相處還當敬而靜此正近日對證功課心懸懸左右附此譚心惟自愛

答錢啟新侍御

吳中使便多是匆匆無從寄候知門下杜跡深山與世
相忘嘗念世無真正為國家擔當之人有真正擔當之
人又羣起而忌之門下是也門下何負於國哉每從友
人熟數門下巡粵西狀過則有之不及則未也竊為斂
衽門下近功何似吾輩學學其同于人者非學其異於
人者與漁樵牧豎匹夫匹婦同體是真正學問千言萬
語俱從自家身上體貼方為實學不然以為天地間一

場好事一場好話無異兒戲弟所謂管先生末一條路者熟難言不孝知丈之一條路又微與不孝不同須聯榻而後知之世路嶮崎合併良難南望令人脈脈向往矣不孝積憂積苦言難宣心三小刻請教丈未忘我再望嗣音學脈關繫千古周父母使源源來也臨書惓惓

東郭青螺司馬

李見羅公脩身為本此良背功夫此老必不言大旨不越此劉雲嶠兄淨土此生死功夫李則凝神一竅劉則

結念一度疑神者不欲使神外走結念者不欲使念分散淨土功夫間時貨急時用也兩家道路各不相妨能兩兼之亦可能兩忘之更妙翁丈今日能兩兼之兩忘之乎愚意翁丈於生平竭力一二不朽之圖畢精竭知亦已盡矣日間無事宜一味休歇將去不思善不思惡平平坦坦熙熙穆穆自有好消息相應易曰休復吉此弟請正鄙意幸批教之

答前人

足下高明但沈涵收斂之極便自穩當久而知不肖言有味也起滅不易持循此處難商量欲持循即自起滅而又欲持循無起滅乎幸參之

答曾敦吾二守

足下引諸賢世德為言此猶落見解足下知漁樵畊牧家世業即世德乎過信此一步則不敢卑今而尊古矣

答管東溟僉憲

初丈寄七九錄劉野僊者到丁年兄者未到弟披讀之

中間不但如前批駁且有許多可疑處動輒說夢說應
感說道統有歸說轉輪王令人大生疑丈心夫使學者
竭蹶而不止者誰之過歟弟年來覺無可說得丈書動
輒萬餘言究竟必欲合三教為一即此是妄心即此是
多事今日弟不苦口與丈說破誰復為此言者弟叨庇
襄先慈後事已結屋深山中楹銘云居深山之中隨俗
所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即此是第一部問辨錄蘇
老云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弟云但得生

人寡且陋不僊不佛不聖人大之病在多若無若虛是丈今日受用處附此謝併布欲言書不盡結萬一

柬蔡虛台選部

頃從青原山中匆匆奉謝中間不記云何是時楮筆不怡計知己垂亮丈金玉君子近精進此學行且一日千里惟是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為主則自不差若自己身上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全然不管此於世間稱好人而元氣亦薄矣說明德便即說親民一民失所引為已

責古人往往如此丈有志世道有天下國家重責者幸
進此一步則福氣更無量以丈仁心為質於此學更有
根基弟不望丈誰望哉弟在農間十年無開顏事近聞
上冊立爰立二事喜極欲狂江湖小臣難道無心廊廟
但中間機括不知上自轉乎亦有斡旋者乎幸示弟敬
此候起居并布欲言如此臨書不盡心中萬一仰于心
照

東劉斗墟憲副

信友為君子已亦君子矣信友為聖賢已亦聖賢矣有一毫逆度心損已莫甚學仙者扶持一人升仙即是一仙吾輩須如此乃能處末世之局促者浩浩其天也

賀李本晦進士

羅儒士行曾匆匆布忱書行後思足下孝友置之古人中不過而一段慈衷至性則又天地神鬼之所鑒昭也居嘗謂繪神者必先以沈檀為質未聞其以溝瀆朽材此貴質之說也足下有其質矣從此以至性而一鄉一

國而天下俾世觀真儒明德親民之學以吾里為鵠則足下之明德遠哉不佞老矣望足下以衣被吾文江者猶落第二義惟足下勗之萬里發軔政自今日始此學如入海無以望洋自沮不備

賀蕭拙脩進士

觀人者觀其細微細者巨之徵也不佞熟足下居里細行至詳備今足下第是天以儀我邦人士也有不為也可以有為軻氏明言眉山氏發揮最詳盡足下其必大

有為于明世若區區以一第賀不堪足下一瞬吾里先輩始徹終光明俊偉孜孜求友以故出處皆有章程惟是不佞老而懶亡能為他山之助然談及足下有奮心矣

賀郭章弢進士

足下第為足下喜為曾舜徵喜而里中人傳有賀客湊集慶堂者甫翁曰此何大事與族中親友相約一茗而別此之清風譚之有生氣咸曰非是翁不生是子足下

資本金玉虛已下人又加以家庭烝又培養之自臻廣大高明與古人為徒竟甫翁所謂大事者予日望之且以鞭末後著矣

賀蕭如城進士

君家少師之所貽者何濃郁而深厚哉宜足下之挺然明時也足下有今日自青衿向閭夫弟數道之此不必為足下賀少師舊書在秘閣中可取而讀之吾郡數年藜閣不入豈有待耶幸勉之仕路危道學入微始不為

危所侵謹固維機親正人為切砥幸毋少置念不宣

答高景逸大行

人有一種真精神相感通處有終日相對眉面南北者
有一面未交萬里几席者有日坐臯皮終日譚而人不
入者有口不譚一字人折肝相信者門下冰心玉骨入
微造室不肖神相感孚幾三十年如一日如連袂常恨
無由一登堂請正得奉手教宛如面承乾坤許大譚道
頗有然非入義理則入揣摩非落意想則墮神識不肖

束髮志道轉折蓋不知其幾近老而越知其難年來覺
種種罪過自懺自悔自以為悟矣不知隔千山萬山自
以為脩矣不知造千魔萬障建天地質鬼神考前聖俟
百世處尚遠中夜起坐真有皇皇不欲生者恐迷浪而
返如之何門下其無忘我老而時督教之羽便即附八
行也逕見門下初問道時掉入商量卜度叢中無足以
助發門下高明今想看破徹此迷雲矣涇兄已往東林
主席惟門下是任萬古在前萬古在後幸無怖苦以忍

耐心樹鐵脊梁作東南砥柱是望

答張難山明府

河山異域真心千古相照況生同時乎竊常思西地諸君子有一人挺然而起即千聖賴之以重光門下今其人矣紬繹來教是不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自足者蓋直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故無險不穿無家不參宋時諸儒濂溪明道象山慈湖尚已我明學有兩派河東醇儒也新會餘姚則直拈聖學之宗矣諸家語曰靜

中養出端倪曰致良知總是止啼法夫道一而已矣惟
一一此惟精精此辨必了性命之志徹聞見支離之障
頽然穆然若不識一字人如是者久忽然日開月朗先
聖言皆我心所已言者若何為良知若何為天理若何
為端倪可不言而喻矣學非從粧點聲色可成者如食
本以求飽如衣本以禦寒如講學原以完吾明命明命
未徹縱模擬極工隔千山萬山不肖束髮有志今老矣
念及全歸一著汗皇欲死然路頭曾經踏破故遠承教

愛披肝奉復門下以為然否便中望教之肅肅如對

答劉君東孝廉

承教知道况萬福并諗近來靜中學力精進見與區侍
御書翁丈見地的確不但吾里魯多君子醞釀之功亦
年深證驗之力所論陽明先生生知不但陽明是生知
人人是生知無一人不生知翁丈試觀孩提愛戀父母
果學而知乎亦生而知乎若生而不待學則人人是生
知矣體到此處始是人皆可為堯舜所云無善無惡心

之體是到家語未到家者語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鮮
不驚駭盱江歸善如陸子之於慈湖豈容輕測翁丈謂
然否大都學人只一味自參自悟既到家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不必先橫是非異同之心在胸中此意畧存為
毒最烈鄙見請教幸財之賢郎相處數日知其練達老
成令孫玉立翁全福人殊可喜舟中捉筆八行殊不盡
鄙忱倘未當翁丈嚼武夷君數碗一澆之一笑

東于景素儀部

常念今之學者欲學古之人如翁兄儀刑中外信服今
人有餘師矣約情歸性權不離經此二語誠千古正論
諸走而之他道者是自昧其性也弟看來聞道還要愚
人愚人得即能守顏子默識顏子之愚又曰參也竟以
魯得之處今日時不自託于愚魯不可得也弟與翁兄
並錮山林亦天以成吾兩人之志作大官轉眼空花山
林原不負人也志山脚底不知走何處佳音未到不知
委作何文字弟於翁兄何敢辭惟所命耳顧弟今下半

年病瘧精神未復聞翁兄精神如六十歲人羨之敬附
教諸不盡

東唐凝菴太常

久不聞翁起居中間有便非翁相知故不敢託年老大
越喜前一班朋友得講嘉靖間先輩行事安得不翁是
思哉憲時編是大著作幸早成之宋儒謂孔子傳顏子
者另一道是寐語若然是真有隱乎爾此道如大海能
飲一杯者能飲一盂者各充其量各得性之所近孟子

秋穀亦是孟子性之所近明道伊川兩兄弟便自不同
均不害為道惟乾元統天乃為全學保合太和乃為實
功和不本于元則流于情元不發為和則流于寂顯微
無間體用一原翁窺其全矣弟愚庸之資固守山中無
可請政因來教敬布所欲言此生緣豈遂再無日乎心
時時如對也月峰公為諸少年口角此老不竟其用可
惜可惜近聞澹生公編吏部書祝其竭力闡此老無聽
人言也翁謂若何

答馮少墟侍御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佞于門下應求非一日矣乃今
春偶于張鄢陵得聞其槩今得親承手教神情會合針
芥相投何幸何幸捧讀大集宛侍几席聆金玉之音而
令人醉心起舞也門下一段沖襟恢恢不以既至自足
不以成章病人猶于楮穎外悉之門下入無涯矣拙序
聊當請事亦以志神交萬一此生如有晤時乎則道緣
未了剗心有日此生如竟無晤期乎則數語訂盟亦永

千秋惟門下大加斤斧無貽同志笑也不肖年已老大
今秋初病瘧大半年精神未復門下年甚少俟河之清
有日兩地悠悠所恃者真性流貫不作纖毫間隔即時
時如見也拙刻頗有道長行人隻身難攜容得當呈上

答胡趨做侍御

常竊疑海以內播遷幾三百人豈無申隻手闢巨眼為
吾道一吐氣者偶從李君所得讀碑詩四首予驚而起
曰此開眼先覺也急欲通姓名左右而李君行迫遙望

中州一星斗懸夜望斗極心亦與俱懸門下其有以自重矣自重者而後能重天下萬世今日舉動後日榜樣越嚴越微吾道倚賴是祝是望不肖生平從生生死死千起萬折稍通一隙舉目寥寥難相告語懷我良朋何日覲面相看也承台函敬此復去秋七月病瘧至今皮骨僅存杜門謝客伐木有懷惟深心相照是禱

答楊晉菴都諫

不聞問者又幾二十年懷我同心豈竟無緣一把手耶

不然。是于心吾雲浦二兄有緣。而于翁兄竟相左也。必不然矣。中州之學雲浦可與語上。而從大集中。知自得之深。匪庸儒所能窺。從此直達天德。日宏日邃。作千古正宗望之望之。弟生平從百折磨練。而入匪從順境中來。安得與老兄就正一榻。是此生之幸也。李君來承台教。佳集敬附謝。不盡言。兩地脈脈。弟此時因病。瘧八月未能霍然。難以細布。惟台亮。

答余鳴雷鳴盛

別後二十年來教云髯如戟不佞老可知也為之悵然
書中有急急承家學之意具為足下喜以僕觀甫翁居
官禾川垂澤甚遠秦中功最高近管大察公而恕其所
貽者良厚足下輩當盡人事以承天之眷佑不佞學無
他長惟望世之學者從規矩準繩澹泊立定脚跟即學
脈不同然已先立其大不然縱聰明才華此如無根之
花立見其瘁人家處勢盛能澹泊家範嚴肅自守未有
不長遠光大者也尊翁居官良苦制行亦苦惟僕知之

足下輩居官時始知之僕病自去秋瘡起至今皮骨僅存杜門謝客偶逢盛從至謹口授以請教楮短情長惟心體力行之不宣

答李用行

足下傳經中州尊母夫人教良是學問即淺近即神化舍近而慕高遠舍家庭而離親遊俱非正理足下學有入而性又敏但願從規矩準繩萬不失一至道之疑以至德敦厚之謂凝藏密之謂今人不及古正少此一著

足下勉之得暇過我彼此一切究之是所望也

答趙乾所吏部

承教中多奮世激烈之語世間人品不齊質而售者多亦天意也吾輩學惟法天則兼容併包無不在覆幬中足下如璞玉望味古人切磋琢磨之義已精益求精已密益密自能慮以下人不見世間過於斯道方能堅凝不肖語折肱而來不敢以虛語事足下蓋所望者長且遠也萬勿以為狂言得觀尊容堂堂正正陽明用事宜其

表表偉偉妄題數語不知有當高明否

又

正氣之伸有日望大著心胸寬以待人嚴以自待世間人不必著一惡心豈但作大官者假即得美謚亦假者衆世間事往往如此世界原無定準本心自有定向惟不昧本心即是為己之學一切世間升沈毀譽得失如浮靄往來太虛無加損也持此直布少墟先生既相信望細細商量日求所未至

答徐蓋夫尚璽

賤生荷隆愛愧無以當嗣無從申謝然心中時懷仰不
置茲復勞遠存知門下留心大業家學重光甚為助喜
不肖自去孟秋病瘧至今皮骨如削杜門謝客久疎筆
硯念門下孜孜為道之意兼所選者精而核今後學易
讀曉故病餘不辭執筆謹具稿請正幸斤削為望學問
不論脈絡只要精神逼真精神真千條萬派同歸於海
不然縱譚王說伯何用今人動輒議晦翁去晦翁精神

何啻天淵門下之見卓矣敬謝教

東吳玄水儀部

往承教存嗣有入都門者即裁書奉復持書者至而門下已捧命出國門矣常怏怏無從請教記從一遊學者曾道此意想亦浮沈矣心相映照世間形跡不必論也舍親李文源兄歸始知門下移官白下舍攘搆紛華之境趨恬淡寂寞之鄉此天所以堅門下道緣即此越過學人多矣吾輩學無別證世皆進從退處安得世皆濃

從澹處耐得此正學之受用真為致知格物望門下以身發揮之

答錢肇陽明府

昔人云顏子沒聖人之學亡愚見聖人之學千古今人人本有未嘗亡也在人悟不何如曾子之學猶有可傳者故人得而祖述顏子四空懸崖無可倚靠故曰末由學者未能悟循循曾氏家法亦是遊于殼中晦翁格物一解雖有異同然精神建天地質鬼神有功後學甚

大不得以其註解而少之愚見如此高明裁之

答高景逸大行

正病危中得手札及會語三小幅時不能作字命穉奴
曰此同心之言宜謹藏之近稍甦欲附請正報翁兄而
穉奴從故簾中搜不可得始而怒既而思曰此天以啟
吾兩人不在文字中卜度過日子記得札中有自誠明
二句分疏語又謂從崔後渠集有所悟格物夫後渠非
知學者翁兄取其言虛而可知誠明兩字要活看學開

眼即誠即明即明即誠分疏不得初未嘗內顧胸中此時是誠此時是明若將先儒語言較長競短再無有了期又記得三札內錄出會語恐有不安翁兄一段沖襟儼然聖胚學問先立其大橫說豎說正說偏說逆說順說俱是又不在言下說是非目前可望拈出正宗與千聖相印正者惟翁兄實賴至道非至德不疑以其人足以勝之翁兄是已久而知不肖語語血誠也滿眼風波正藉之為切磋砥礪之資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江門

定脚人白頭高帽頂青天是其時矣直布知心寒暄不
瀆

答錢梅谷侍御

讀龜記稔老先生學問淵宏與世儒大不同語語提唱
曰仁曰生生則其造詣可知此之謂效天法地之學從
此路殊可以參天兩地方謂之聖胚不肖老矣學之未
能故于同志不憚饒舌知臺下與太虛同度也

答汪登原中丞

久不得臺教意者弟無足以受教耶常念之如在目前
承翰示喜不可言弟即當趨教老年兄弟聚首此宇宙
間快心事顧鄙情具復會衆札中夫以名德元老如翁
兄篤實光輝一彈指羣山助響諸君豈日對岱宗而不
知乎弟竊以為嗣會即以貴郡諸士縉為盟主即有餘
師毅然行之自貴邑始燈頭有火起抱薪叩鄰家門求
殘燼語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願翁兄力任之敬
此謝臺翰之辱諸不具

答新安會中諸友

道鄉佳盟下招腐儒誼當竭蹶以趨遂夙慕真心顧歸
耕二十餘年杜門一壑遂成孤性而去歲一病元神未
復坐失良晤豈不佞道緣之慳乎雖然以不佞未來乎
思諸君子濟濟鏘鏘聚會一堂金石迭奏不佞神未嘗
不往也常謂有一方區宇必有一方勝槩有一方勝槩
必有一代元夫竊覩鄉有元夫傑儒而日溺于見聞者
非忌則怠輒不知景而效之是猶家有夜光而羨人之

抱一珠一璣以為奇也夫貴郡之黃山白岳代有名儒
即近代諸老以予所款交或秉斧鉞或司諫諍或持憲
紀或理民社皆烈烈大儒名賢芳猷此必有根器潛修
未易語人者世不之深求而別有所索是道在邇而求
諸遠也是家黃山白岳下不知其奧而別宗孤峰半岫
以為雄也諸君子一降心揖志舉目有餘範矣諸君子
生長紫陽里意謂紫陽學似今日稍晦不知晦翁精神
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世誰能清之彼之持說稍

異者正所以翼晦翁未隆之緒而光大之皆紫陽血脉
異同不足計也又以二家學並馳域中乎不知道一而
已晦翁云新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以二家並馳
者是二之也通此則紛紛藉藉不足較矣惟思天之與
我者自成自道為仁由己當仁不讓千古以前千古以
後誰能禦之語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我堂堂大人願
與諸君子交勉之不佞近又理會晦翁釋至善云事理
當然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此語直接唐虞精一真傳

若以此小見地理欲交襟去至善天淵即起陳王二先生言亦卒不能越此敢以此畢請正之私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元某九頓日望之矣

答馮少墟侍御

拙作聊定千古之盟而翦丈冲襟與進皇皇恐恐弟自先秋感瘡至今春大劇幾與天遊幸稍愈杜門謝事始知了死生一路此路一提不知事者硬以為佛氏之學不知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吾夫子先道之矣

不然未有不流入見聞覺知生滅路去也開示後學少
不得與之拄杖若吾輩年俱老大歸根復命是腳根下
事謹以請政同心千古兄弟惜道路遠無由數請教明
月在天有懷如結

答肇陽明府

先是曾有近刻三冊托太和王父母呈上得來教似尚
未到門下學日新月盛吾道之福來教引諸先儒具仍
遠心但吾輩老年腳跟下事要明白一切名號俱是色

相倘自己本命元辰受用不來即千萬世名我輩以大
聖大賢皆是虛假的然閭然處正在於此願與門下共
竟之太史歸來共竟大事父子師友天倫真樂他日出
而任天下之重始知家學淵源良為同心慰不肖先秋
病瘧至今春劇幾與天遊近杜門謝客日有鞭策不敢
放過辱門下愛敬以謝

答錢機山太史

聞門下以大老先生初度請歸門下以為尋常事而觀

者羨庭闈樂事仁孝完福儒紳中僅見者昔孟氏所稱
三樂人輒漫讀過不知所樂何事不愧不忤實有用心
處倘非如尊公及門下夙常根究則世之父母存而有
英才者豈少哉竊常思文貞先生一生入細微處真不
可及故臨事種種有致門下乘時一尋先輩遺軌此分
內事不必遜也幹大事肩大任未有不窮廬始不肖
老矣與世何求念同心之求故敢請政一切世間語不
敢瀆望努力明德以光家學不宣

答蕭畏之孝廉

足下枉教知神情凝定得來教又知於學脈尋究僕晚年得此良友喜幸何其諸老云云如藥方隨人用用得一方著久久自能開悟悟開如人飲水本地風光受享無疑不待人告語矣總只在發念真真一生結果無量足下勉之

答劉石閭中丞

翁德學日新浙人誦清淨寧一之妙不容口今始知篤

恭不顯之說聖賢切實語不欺我也弟年來覺惟有聞
道一路再無別事愈收斂愈真切愈進步一切
聲色俱屬幻泡弟嘗私念云厨前火杖能得幾時不自
猛省真為枉生惟翁無棄我督之成是祝山林朝市相
對此心纖毫不二耳敬謝不宣

願學集卷二